



现代国际关系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991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日本企业雇用制度浅析

.....甘爱兰(43)

· 海外学者专论 ·

世界变化中的美国战略

.....约翰·拉吉(47)

· 理论与方法 ·

关于时代问题的思考

.....郭保珠(50)

· 人物介绍 ·

英国新任首相约翰·梅杰

.....申义怀 杨义萍(56)

编辑、出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
北京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1

印 刷

北京时事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国内统一刊号CN11-1134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6192

每册定价: 1.06元

1991年2月28出版

554783



目 录

现代国际关系

浅析美日欧三极结构

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郝润昌 (3)

酝酿着重大变化的亚太国际格局

.....陈启懋 (9)

密特朗对戴高乐欧洲政策的修正

.....王燕阁 (16)

德国的国际金融实力及发展趋向

.....孙晓青 (20)

试论南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

.....马加力 (25)

总 第 29 期

1991年第1期

日本与第三世界的贸易关系

.....李国福 (31)



经贸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刘江永 (36)

554783



目 录

现代国际关系

浅析美日欧三极结构

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郝润昌 (3)

酝酿着重大变化的亚太国际格局

.....陈启懋 (9)

密特朗对戴高乐欧洲政策的修正

.....王燕阁 (16)

德国的国际金融实力及发展趋向

.....孙晓青 (20)

试论南亚国家和日本的关系

.....马加力 (25)

总 第 29 期

1991年第1期

日本与第三世界的贸易关系

.....李国福 (31)



经贸关系的回顾与展望

.....刘江永 (36)

日本企业雇用制度浅析

.....甘爱兰(43)

· 海外学者专论 ·

世界变化中的美国战略

.....约翰·拉吉(47)

· 理论与方法 ·

关于时代问题的思考

.....郭保珠(50)

· 人物介绍 ·

英国新任首相约翰·梅杰

.....申义怀 杨义萍(56)

编辑、出版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
北京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邮 政 编 码 100081

印 刷

北京时事印刷厂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国内统一刊号CN11-1134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0-6192
每册定价: 1.06元

1991年2月28出版

浅析美日欧三极结构和世界多极化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 郝润昌

对于世界政治的多极化趋势，自从70年代初尼克松提出“五极中心”说以来，一直是世界各国所关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而美、日、欧世界三极结构的提出，则是1990年面临的新的政治课题。在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势下，研究90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和美、日、欧世界三极结构的发展前景，显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分清楚，在80年代行将结束的1989年，战后世界政治出现的两极战略格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崩溃。继之，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的决策当局遂迅速采取战略步骤，果断作出战略抉择，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对未来世界的新政治结构种出了安排，其目的是企望新的世界政治秩序能够按照它们主观设计的框架向前发展。可以说，1990年美国、西欧和日本等世界主要国家外交活动的主轴正是朝这一方向急速向前运转的。因此，如果说1989年是战后世界形成的两极格局迅速终结的一年的话，那么，1990年则是世界主要国家随之匆匆安排世界新秩序的一年。美、日、欧三极结构的构想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出笼的。

所谓战后两极格局，系指以美国与北约一方和以苏联与华约为另一方所构成的两极世界。这一格局的存在，既表现为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政治争夺；又表现为北约与华约在欧洲地区长期而严峻的军事对峙；也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政治制度及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在全世界范围内所进行的内容更为广泛的斗争。显然，正是这一泾渭分明的两极格局的存在与发展，一直左右和影响着战后世界的历史进程。而就对立双方的较量态势讲，如果说战后以来的长过程中是互有攻守之势的话，那么，在70年代中期之后到80年代中的10来年间，苏联与华约则处于相对有利的攻势地位。对于这一点，连西方最保守的政治家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但是，这样一种局面自从80年代中期之后便迅速改观了。随之而来的则是，战后持续数十年的两极格局于1989年突然崩溃。如果说能够给全球政治以巨大震荡的历史事件，在一个世纪的百年中，至多发生两三次的话，那么，可以认为，战后世界政治的两极格局的崩溃，正是20世纪所发生的这样一个重大事件。尽管这一切是在和平的条件下发生的，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听到无声的惊雷，感到这一历史事件对当今整个世界带来的巨大震撼。

显而易见，1989年世界两极格局的崩溃，给90年代和即将跨入21世纪的世界以深刻影响。而其最显著的影响之一则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国务活动家们，在经历并认识到这一年大变动可能带给他们的国家及所关心的地区的后果之后，迫于形势，于1990年，纷纷对未来世界的政治蓝图作出规划，以确保他们的国家在未来世界政治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对于我们来说，如实地把1990年作为研究与判断90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起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否则，我们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在认识上便会因此而落伍。基于这一认识，可以认为，以1990年为新起点，现今的世界恰恰正处于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之中。更准确地说，当前正处于走向新格局的初期阶段。可以断言，如果世界不发生大的突发事件，在今后数年中，比如说在1995年之前，一个新的多极世界的轮廓将会更加清晰可见。这可能是一个与我们过去多年认为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作多极世界。这也意味着，未来的世界政治新秩序，远比人们1989年之前认识和预见的来得更快更早。因此，我们须作好迎接新的世界秩序到来的准备，以接受由此带来的严峻挑战。总之，在当前两极格局已经崩溃的情势下，探索90年代世界多极化趋势，分析美、日、欧三极结构的发展前景，对于世界，对于我国无疑显得更加迫切了。

二

显然，美苏首脑1989年12月的马耳他会晤，美苏从对抗走向合作亲善，是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终结的主要标志。而美国、西欧和日本相继提出各自的战略构想，比如，美日一些人合谋提出将中国和苏联排除在未来世界新秩序之外的美日欧即美日德三极战略构想，正是在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之后。近一年来，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和西欧，在落实各自新战略的同时，仍在进一步充实各自新的战略构想。

迄今已经看得更加清楚，在两极格局崩溃的条件下，美国的战略意图是，以美洲大陆为依托，向两洋伸展其势力，在稳住欧洲和拦住日本的同时，以期建立美国一家主宰的世界。而同日本一起搞所谓美日德三极世界，只是美国出于对抗西欧挑战在策略上的一种考虑而已。

美国对欧战略一方面是设法防止欧洲共同体建立所谓的“欧洲堡垒”，另一方面是继续促进苏联发生和平变革。现在看，美国在两个方面双管齐下，而又把以防止“欧洲堡垒”的出现暂时放在首位。这可从美国对欧采取的一系列行动中窥见一斑。

显然，美国新的对欧战略的指导思想集中反映在布什提出的“新大西洋主义”中。在美苏马耳他首脑会晤一结束，即1989年12月4日，美国总统布什，借向北约各国首脑通报他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情况之机，在布鲁塞尔当即抛出了“新大西洋主义”。他说，大西洋两岸现在应立即建立“可以创造一个新时代和一种新大西洋主义的结构”。就这样，“新大西洋主义”便在两极格局瓦解声中应运降生。其关键就在一个“新”字之上。同年12月12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在西柏林又对布什的“新大西洋主义”作了进一步系统的

解释。概言之，美国提出的“新大西洋主义”包括这样一些含义，即：一是，美国认为，大西洋联盟正遇到了一个所谓的新时代，故西方国家应当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或一个“合作工具”，以适应欧洲正在发生的剧变化；二是，美国主张的以“新大西洋主义”为基础而建立的“新的欧洲”，依靠两个方面的合作，一方面是美国同西欧的合作，另一方面是美国、西欧同东欧的合作；三是，美国提出的“新大西洋主义”中没有提到苏联在欧洲的地位，这意味着，在美国提出的大西洋两岸联系中，没有苏联的容身之地；四是，美国的“新大西洋主义”支持西欧的一体化进程，其条件是一体化后的西欧不得构筑“欧洲堡垒”。显然，这一切表明，美国的“新大西洋主义”的确体现了其对西欧战略的新构想。难怪法国巴黎《发展论坛报》1989年12月13日评论贝克在柏林关于“新大西洋主义”谈话时说：“由此看来，美国对欧洲的新战略的轮廓似已经显露出来了”。事实亦正是如此。而回想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极格局崩溃之后，由此而采取第一个行动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抛出“新大西洋主义”；欧洲则是美国关注的第一个地区，可见欧洲在美国新战略棋盘中的地位是多么的重要。其后，美国在欧洲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在不同程度上均受其“新大西洋主义”的影响。

美国的对日战略着眼于两点。一方面，从全球的角度讲，美国拉日本以建立美日德三极体系，其目的在于同可能出现的“欧洲堡垒”相抗衡。另一方面，从太平洋地区讲，则是在设法给日本以有力制约的同时，确保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

据知，建立美日欧而非美日德三极体系的构想是由日本方面首先提出的。日本外务省披露，1990年1月9日，日本首相海部在给美国总统布什的亲笔信中说：“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来形成世界新秩序，其成败的关键则在于能否把90年代的国际社会变得更加和平而又繁荣的社会”。而在3月2—3日的美日首脑会晤中双方就此便达成了共识。后来，日本学者介绍，美日欧三极实为美日德三极。

至于日本主张建立新的三极结构出于何种动机，下面再谈，但美国方面的目的却是一目了然的。那则是联合日本或更确切地说是借助日本以抗衡西欧。而对于这一点，民主党人、布什竞选总统时的外交顾问布热津斯基供认不讳。就在海部访美前的1990年2月26日，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时报》发表的题为《欧洲与美日：今后世界秩序的支柱》一文明白而无误地谈到了这一点。他说：“战后秩序的重要教训是，大国与各地区之间的力量平衡起到了维护和平的作用”。又说：“冷战的结束以及欧洲与亚洲的繁荣打破了昔日的平衡。现在必须建立维护新的力量平衡的支柱，并且有意地使之联系在一起。”这里，布热津斯基表明，美国有意与日本结成伙伴，以对抗欧洲，正是因为“一体化的欧洲可能成为一个‘欧洲堡垒’，或者至少成为一个将对美国和日本加以歧视的俱乐部”。因此，“日本和美国”必须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欧洲。这里也就道出了美国联日抗欧的真谛。

在美洲大陆，美国亦在围绕区域经济的集团化，像西欧那样，搞自己的“同心圆”，以便通过这一途径，巩固和加强对外扩张的大后方。今天看来，这个“同心圆”的第一圈是美加贸易联盟；第二圈是北美和墨西哥；第三圈是包括中美洲和南美在内的整个美洲。1990年6月27日，布什总统向拉美发出的“开创美洲事业”的倡议，就表明了这一

点。他告诉欧洲人，你有你的欧洲，我则有我的美洲。可以认为，至此，美国着眼于三极世界以其为主的战略构想的形成，前后仅用了半年多一点的时间。现今，美国采取的一系列战略步骤，其中包括派数十万计的大兵到海湾，都有类似的战略考虑因素在内。

继美国之后，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决策当局，已经于1989年意识到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的崩溃，便及时抓住这一机会，断然采取战略对策，以期恢复欧洲昔日的世界中心地位。

如前已经提及，在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之后，美国总统布什于1989年12月4日亲赴布鲁塞尔向北约各国首脑吹风。而在此时，北约及欧共体成员国已从中意识到世界及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例如，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在此数天后便说：“由于欧洲事态的迅速发展，我们必须加速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再如，在1989年12月31日的新年文告中，法国总统密特朗说：“欧洲不再是我们半个世纪以来所认识的那个欧洲，这是很自然的。昨天，它还依附于两个超级大国，它将象回到自己手里一样回到它们历史和地区中”。密特朗讲的是目的，即重建欧洲中心；而德洛尔讲的则是实现这一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

迄今，为了实现欧共体一体化和建成大欧洲联邦，欧共体已采取了下列一些重大措施，即：

第一，大力推进欧共体经济与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以为建立“欧洲合众国”奠定基础。为达此目的，还在1989年12月间，欧共体斯特拉斯堡会议上通过了建立“经济与货币联盟”和制定“社会宪章”两个决议。而后，在1990年10月的首脑会议上，欧共体通过新的决议，进一步确立了欧洲共同体货币联盟第二阶段筹建工作开始时间为1994年1月1日及其有关条件。这意味着欧共体在经济货币一体化的道路中又迈出了出人意料而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大步。

第二，确立了欧共体政治一体化的进程与经济一体化同步发展，即同在1993年1月1日实现一体化。迄今所知，这一协议是由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1990年4月19日联合上书1990年上半年任欧共体理事会主席的爱尔兰总理豪伊提出的。而后，欧洲共同体6月25日的都柏林首脑会议决定“这一问题交由1990年12月初欧共体罗马会议讨论通过。无疑，这一趋势不可改变。

第三，提出建立大欧洲联邦的设想，即建立一个以欧共体为核心，以北欧和东欧为外围的大欧洲的设想，并为此而积极进行准备。首先，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西德总理科尔1990年1月4日会晤中提出了这一设想。其后，欧共体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1990年4月初结束的会议中决定，从1993年1月1日起，两个组织的18个成员国之间将建立“内部市场关系”。以便在此基础上形成欧洲经济区，让东欧国家也逐渐参加进去。这一切显然均是为建立大欧洲联邦作先期准备的。

对于日本来说，面对战后世界两极格局的崩溃，**它的战略目标是，抓住有利时机，争作世界大国，以在世界政治中发挥一极的作用。**

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1990年1月9日，日本首相海部曾致信美国总统布什，信中提出了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的政治主张。而正是这一主张的提出。标志着至此日本战略

构想已经形成。这就是，利用美国担心“欧洲堡垒”可能出现的心理，在策略上借助同美国结成抗欧联盟的机会，使自己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极。而1990年3月2日与3日美日首脑会晤标志着美日已达成了默契。

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日本迄今已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第一，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确定了日本对外政策的大方针：保障和平与安全；尊重自由与民主；在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确保世界的繁荣；确立以对话和协调为基调的稳定的国际关系。而这一新方针的基轴仍然是日美合作及继续坚持日美安全保障。由此可见美日欧三极结构中的美日联盟，仍是以美为主而日本为辅。

第二，积极展开外交活动，以显示日本存在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树立日本的大国形象。一年来，日本的主要活动，一是，参加对柬埔寨问题的调解，以作为走向“大国外交”的“牛刀小试”；二是，频繁进行出访，尤其是对东南亚各国的出访，以改善同那里的关系，等等。

第三，以海湾危机为突破口，海部内阁设法打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向海外派兵，以期使日本尽快成为可参与重大国际事件的军事大国。嗣后派兵方案虽遭否决，但这一企图进一步暴露了日本争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意图。

总之，在战后两极格局崩溃之后不久，美国、西欧和日本便迅速行动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结构作了安排。如果从1989年12月4日布什提出“新大西洋主义”算起到1990年1月9日海部提出美日欧三极结构设想止，前后相距不到40天时间。可见大国政治家们决策的神速与果断以及大国竞争的激烈。

三

显而易见，从上一部分所述中可以看出，由于在两极格局崩溃之后，美国、西欧和日本等竞相提出以确立未来世界新秩序的新的战略构想，其中包括美日欧三极构想，又由于它们迅速采取与各自战略构想相关联的战略行动，90年代世界的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加快了。

这里，有两个问题必须交待清楚。一是，究竟何为“极”。因为这些年来人们在广泛使用这一概念。比如经济“极”和军事“极”等。本文所指的“极”是政治“极”。所谓“极”，系指具有世界影响的力量并能发挥这种影响力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这种政治力量则是这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拥有的合力，即科技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及运用并发展这些力量的战略与策略等物质与非物质力量所构成的综合力量。这就是本文所称的“极”。二是，何为具体判断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是否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的四大因素。这四大因素是：（1）两极格局崩溃之后，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所处的国际政治地位，即它们在争作世界一极中是否具有平等的地位；（2）世界主要国家和国家集团有无国际竞争意识及与此相关联的国际竞争战略；（3）世界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所拥有的科技、经济、军事和社会力量及其潜力；（4）世界主要国家所处的地理政治环境，等等。在当前条件下，由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

政治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所以，在上述四大因素中的第二个因素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显然，根据对“极”的含义的上述理解，并用四大标准对美欧日的现状进行衡量与比较，可以看出：

——美国今天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今后数十年中它也仍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用上面所列的四大因素来衡量，它的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第四个因素中，即它在地理上远离当今世界竞争激烈的欧洲地区和亚太地区。但由于二次大战以来它的各种力量已深深介入这两个地区并已扎根，同时由于它拥有巨大的伸展力量，故它所存在的不足，已得到大大的弥补。因此，美国在未来世界的新格局中仍将是 strongest 的一极，但其地位相对于西欧、日本已趋下降。

——西欧将崛起而成为新的世界的一极。两德的统一不是削弱而是增强了这一极的力量。

——日本的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上列第一和第四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因二次大战中日本是战败国，迄今它在同其他国家竞争中尚受到因此而造成的来自国内和国外的种种限制。我们说大国间的竞争基本平等而不是完全平等，对日本来说，指的还是这一点，这是日本过去搞侵略战争所承担的后果。另一方面，日本在亚太地区，主要是在亚洲，无亲密友邦，这便影响了它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但是，由于日本已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了相应的外交措施，日本今后改变其在亚洲国家的形象仍然是可能的。鉴于日本所拥有的经济和科技实力，鉴于已拥有一项雄心勃勃的争当大国的外交战略，日本成为未来世界的一极，是无大问题的。

美欧日三极由于美国力量相对下降，因而三者的关系不再是两极格局中美国主宰、欧、日附从的那种关系；而是三者既有协调又有竞争的关系，在竞争的过程中，欧、日的地位上升，与美国走向“平等伙伴”的关系。美欧日三者关系的变化本身就是多极化趋势的一种表现。更何况按照上述“极”的概念以及尼克松的“五极中心”等说法，世界上还有苏联、中国等其他各极，因而世界也向多极世界方向发展。总之，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在1989年就已崩溃；1990年，美国、西欧和日本，为使新的世界秩序按照它们设计的框架发展，均已采取了相应的战略对策。可以认为，现今的世界正处于旧格局崩溃之后向新格局激烈转变的初期阶段，估计到1995年前后，新的格局就将形成。



酝酿着重大变化的亚太国际格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陈启懋

—

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战后最深刻的、历史性的、转折性的变化，世界处在从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过渡时期中。在这一国际格局的大变动中，走在前面的是欧洲。时届1990年岁末，“战后之后”时期的欧洲面貌的轮廓已大体清楚：两个德国已实现了统一。东欧多数国家已发生了剧变。苏联也面临了经济、政治困境，对东欧的影响急剧下降，“社会主义大家庭”已不复存在。围绕德国统一，西欧各种力量也正在发生新的组合，但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单一大市场的进程继续发展。裁军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东西方关系明显缓和，作为战后一种历史现象的冷战宣告结束。北约的战略、职能正在发生变化，华约正在走向解散。

与欧洲相比较，亚太地区国际格局的变化就显得不那么明显。迄今为止裁军谈判主要集中在欧洲。亚太地区除了苏联的中程导弹已经陆续销毁和中苏边界减少军事力量问题已达成原则协议外，其他裁军谈判尚未摆上议事日程，特别是西太平洋上的海空军军备竞赛仍在继续。朝鲜半岛北南双方重兵对峙的紧张局面依然存在。阿富汗、柬埔寨两场热战尚未完全止息。和西方某些人的预料相反，在东欧剧变和苏联国内动荡的冲击和影响下，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不动，政局稳定。

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在东亚也划分了势力范围。战后亚太地区的国际格局，是以雅尔塔体系为基础的美苏两极对立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雅尔塔体系走向崩溃的今天，亚太格局之所以未与欧洲同步发生剧烈变动，是因为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情况与欧洲有很大不同，同时也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忙于处理内部问题和安排欧洲事务，当前则忙于对付海湾危机，还腾不出更多的精力来处理亚太事务。

本文所说的亚太地区是指亚洲的沿太平洋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日本、亚洲“四小”（南朝鲜、新加坡、中国的台湾省和香港）、东南亚国家和苏联远东部分。当然在讲到亚太地区时不能离开美国，在涉及本地区安全问题时也不能不涉及南亚。

然而种种情况表明，亚太国际格局也在酝酿着重大变化。一方面是亚太一些国家正在对自己的内外政策作重要调整，另一方面两个超级大国在德国统一完成和欧洲事务大体安排就绪后将腾出更多精力抓亚太地区。从1991年开始，这种变化将逐步展开。

促使亚太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因素是：

(1) **日本继续崛起并成为政治大国。**自1986年12月开始的“日元升值景气”，迄今已延续了48个月，目前发展势头仍较好。1987年日经济增长率为5.2%，1988年为5.1%，1989年为5%。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景气有可能持续到1991年，时间之长将超过二战后时间最长的“伊装诺景气”（1965年11月到1970年7月）。由于持续以较高速度发展，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美国的60%，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于1987年超过美国，1988年超过瑞典而居世界第一位。日本已连续4年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最大海外投资国、最大外援国。世界前10名的大银行都是日本银行。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膨胀，日美在经济上的竞争趋于激化，贸易摩擦不断，日对美贸易顺差居高不下，近3年来徘徊在500亿美元左右。日对美国投资的急剧增加，特别是日本收买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刺激了美国的国民感情。美国一再压日，开放市场，改变经济结构和法令，增加军费负担（包括最近的海湾危机中的经费负担），使日本深为反感。为了保障不断膨胀的经济利益，日本力求改变自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状况，自海部内阁当选再度执政起，成为政治大国已从口号变为实践。海部首相今年以来先后出访了东欧、东南亚、南亚，调解印巴纠纷，插手柬埔寨内战的调解。特别是今年6月初召开的有柬埔寨4方参加的东京会议上，由日本外相出面主持，在排斥民柬一方的情况下力促柬其他3方达成“东京协议”，这在二战后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日本一再扮演亚洲代言人的角色，以增强其在西方的发言权。为了加强其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也在谋求适度地增加军事实力。日军费开支已连续多年占世界第3位。日本大国化的意向和实践，无疑将对亚太国际格局发生重要影响。

(2) **苏联亚太政策新的重大调整。**在欧洲大局已定的形势下，苏联将进一步把“新思维”运用至亚太地区，采取新的外交步骤，发动新的和平攻势。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将是一个重要契机。在这次访问中，戈尔巴乔夫有可能在北方4岛问题上作出重大松动，从而使日苏关系有所突破。戈尔巴乔夫还可能提出新的亚太裁军和集体安全建议，甚至单方面宣布裁减某些军事力量。如果戈尔巴乔夫这次访日获得成功，则签订日苏和约将提上议事日程。这些都可能在亚太地区产生重要的甚至戏剧性的效应，推动亚太国际格局的变化。此外，苏联已与南朝鲜建交。苏韩双方都对发展相互关系持积极态度。南朝鲜意欲让苏联辖制朝鲜北方，同时谋取西伯利亚的丰富资源。苏联也一石双鸟，既图取得南朝鲜的资金和技术，加快其远东部分的开发，同时又企图拉南朝鲜压日本在对苏关系上作出松动。苏联已从南朝鲜取得30亿美元贷款的承诺。1991年还有可

能实现戈尔巴乔夫对南朝鲜的访问。总之，只要苏联国内不发生重大动乱，1991年苏将在亚太采取一系列重要外交行动。对其影响应作充分估计。

(3) 美国在亚太驻军的逐步削减及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亚太地区攸关美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美国绝不会甘愿放弃它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和势力范围。但随着缓和形势的发展和国内财政压力的增加，美终将从亚太地区逐步削减其地面部队。美已与南朝鲜协议于3年内撤走驻韩美军7千人。美向菲律宾提出了在10年内分阶段撤销克拉克空军基地和苏比克海军基地的建议。为了遏制苏联并防止日本成为新的军事大国，美力图保持在日军事基地和驻军并要求日分担更多驻军费用。但如果日苏和约签订，亚太地区裁军获得重大进展，则美在日本长期驻军也失去了理由而终将被迫逐步撤军。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和在亚太驻军的削减将使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相应缩小，同时又使本地区原有的均势被打破，出现新的不平衡和“政治空白”，导致亚太国际格局的变动。针对这种情况，美国正在筹划对策，一方面对撤军持慎重方针，一方面努力加强在亚太的海空机动力量并图谋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新国际秩序，以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

(4) 朝鲜半岛形势正在变化。北南双方总理会谈已经举行了三轮。卢泰愚总统会见了朝鲜北方延亨默总理。金日成主席会见了南方姜英勋总理。虽然双方立场相距很远，短期内难以达成重大协议，但这种高层会谈及领导人的互访与会面意味着彼此间朝相互承认前进了一步，本身就是重大收获。随着南朝鲜与苏联建交，朝鲜北方与日本关系也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双方已在考虑关系正常化的问题。目前承认朝鲜南方的国家已达138个，**承认朝鲜北方的国家有105个**（截至1990年12月），其中有84个国家是两边都承认的。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朝鲜半岛局势的发展。

(5) 柬埔寨问题走向政治解决。在联合国安理会及东盟各国的推动下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由柬4方组成的全国最高委员会已经成立。虽然要最终实现柬埔寨问题公正合理的政治解决任务还很艰巨，要完成停火、停止有关各国对4方的军事援助，由柬埔寨最高委员会授权联合国派驻柬埔寨的临时行政机构代行政府职能、在联合国机构监督下各派部队集合在一定地点，然后全部解除武装或大量削减，组织公正的大选等等一系列复杂的工作，其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争论、摩擦与斗争，也不能排除出现曲折反复的可能。但是人心厌乱，人心思定，无论是柬埔寨国内或国际社会都是如此，政治解决是大势所趋，大局已定，终将在今后1—2年内得到实现。柬埔寨问题解决后东南亚各国之间关系，包括东盟各国之间的关系，东盟和越南之间的关系都可能发生重要变化。在“变战场为市场”的口号下，泰国正在准备积极向印支各国投资。日本对进军印支市场也已作了大量准备，只等柬埔寨政治解决一实现就会大举进入。印支可能成为亚太地区又一投资热点。另一方面，老的地区冲突解决，新的争端可能涌现，海洋权益纠纷可能突出（例如南沙群岛问题），需要妥善处理。

(6) 中国对外政策的新调整。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将在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前提下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实际、更灵活地处理对外关系和各种国际问题。今年以来中国的外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就，先后和纳米比亚与沙特阿拉伯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印尼复交，以及与新加坡建交。中国对推动柬埔寨问题政治解



决所作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在对待海湾危机上，中国既坚持原则，反对伊拉克侵略科威特，要求伊拉克尽快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同时又表明希望危机能够和平解决。这一立场得到了广泛好评。中国将继续加强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努力和美国、西欧国家和日本改善关系，力求实现关系正常化。中苏两国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向着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前进了一大步。随着柬埔寨问题趋向解决，中国正在改善与越南的关系。中国还表示愿与柬埔寨四方各派联系和接触。中国这种全方位的、既坚持原则而又务实的、灵活的外交无疑对亚太格局的变化有重要影响。

三

由于若干重要的不确定因素，目前对亚太地区在90年代将发生哪些变化尚难于作出具体的估计，这里根据现有情况作以下初步预测：

(1) 大三角演变为四边五方关系。相当一个时期来，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对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重要影响。随着美苏关系的缓和，大三角关系有所淡化，其地位和作用有所下降，但并未完全消失。这是因为当前美苏关系既有合作一面又有竞争、争夺一面；苏联虽然急剧衰落但军事力量仍为一极，经济潜力也不容低估，仍是美国的重要对手；中国经济上虽不发达，但是一个11亿人口的大国，在政治上有很大份量。这些客观因素不改变，大三角就不会消失。但目前随着日本的崛起及其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的逐步实现，大三角关系正在逐步演变为美苏中日的四边关系。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美苏中日四边关系的作用正在逐渐超过原有的大三角。与此同时，东盟6国在本地区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地位日益提高，在亚太事务中发言权日益增大。这样就形成了四边五方关系。这四边五方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将具有重大影响。正确处理好这四边五方关系对建立亚太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关键意义。

(2) 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将战胜困难，走上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以中国为例。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而夺取政权的，在人民群众中有深厚的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成立在外交上就坚持独立自主，即或在50年代中苏结盟时中国也总是独立自主地就一切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坚决抵制任何大国的干涉与控制。中国虽然也学习苏联的经验，但较早觉察到斯大林模式的弊端。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11届3中全会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一方面又系统地进行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实行对外开放。1982年邓小平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要把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一步摆脱斯大林模式。11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绩，经济有很大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是举世公认的。当前中国经济的治理整顿又取得了成效，通货膨胀已被控制，经济正在回升，国内政局稳定。中国在制订第八个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将完成治理整顿的任务走上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新的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将陆续出台，民主和法制将逐步得到完善。历史证明，中国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一切困难，解决面临的复杂问题，期待

中国发生东欧式的剧变，注定是要失望的。当然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只有70多年的历史，社会主义还很年青，没有积累起足够的经验，发生一些挫折是难以避免的。但如果就此作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这未免太不慎重了。

(3) 亚太地区冲突有可能得到控制，裁军与军备控制将取得重要进展。 柬埔寨、阿富汗两场地区冲突经过努力，将在今后1—2年内得到解决，当然各派之间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但战争有可能不再发生或限制在很小范围内。亚太地区还存在着很多领土纠纷、民族矛盾与宗教纠纷。例如印巴关于克什米尔的纠纷、中印边界争议、关于南沙群岛的争端……等等，特别是朝鲜半岛存在军事对峙。这些矛盾和冲突，在新形势下突出起来而成为新的热点，将破坏亚太的和平与稳定。但从目前情况看，如果不把南亚算在内，亚太地区的地区冲突有可能加以控制。战后亚太地区是局部战争发生最频繁的地区之一，先后发生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柬埔寨战争、阿富汗战争等4场规模较大的战争。战后亚太地区又是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战争使经济遭到严重创伤，人民饱受痛苦。和平与稳定则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一些避免了战争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亚洲“四小”、东盟一些国家都抓紧时机使自己的经济获得很大发展。这种强烈的对照给人们深刻的教育，使人们有理由期望亚太地区的一些矛盾和冲突有可能通过对话、谈判来加以控制，使亚太的下一个10年成为东线无战事的10年。

亚太地区裁军谈判无疑也将取得重要进展。随着美苏裁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取得突破，双方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核力量将相应削减。随着朝鲜半岛形势趋向缓和与苏日可能签订和约，美苏地面部队也将逐渐削减。中国自1985年以来已经裁军百万，中国虽然将继续为国防现代化努力，但这完全是以防御为目标的，而且由于经济力量的制约，本世纪内国防现代化能实现的程度将是十分有限的。日本具有极大的军事潜力，而且近年来正在不断增加军费，但由于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预计在本世纪内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亚太地区裁军的难点是海域，美国在亚太的主要军事力量是海军，美一向把海军视为它维护海外权益、保障海道畅通的根本保证，从来不愿列入谈判，随着美地面部队从亚太地区逐渐撤退，美将更着重于海空军的发展。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是其4支舰队中最强大的，苏如能渡过目前国内困难势必也要进一步加强其在亚太地区的海空军。日本正致力于加强海空军建设。因此估计裁减海军谈判将难以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军备竞赛还将继续。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太平洋还不会成为真正风平浪静的大洋。

亚太情况远较欧洲复杂。欧洲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包括东西欧大多数国家在内的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而威胁亚太安全的固然有美苏两国的军事对峙，但还有众多的地区争端和冲突，显然难以通过统一的谈判机构来解决，大多数亚太国家也不愿接受任何大国操纵亚太事务的局面。因此要在本地区建立欧安会模式的亚太安全体制，至少在最近若干年中是不现实的。较为现实的是美苏就降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对峙水平举行谈判，亚太有关国家就相互之间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等争端进行谈判并建立某种对话机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某种形式的亚太安全机制将逐渐酝酿成熟。

(4) 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和朝鲜南北方对话将取得重要进展。 中国自1988年以来海峡两岸民间交往发展极为迅速，在过去二年中已有100多万台湾居民来大陆探亲 and 访

问。1989年双方贸易已达37亿美元，台商在大陆投资已达10亿美元。1990年以来台湾访问者和投资又有大幅度增长。海湾危机及亚运会使台湾居民增加了对祖国统一的向心力。但另一方面台湾当局至今仍未放弃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政策，两岸交往迄今主要是单通道的。90年代里随着双方经济交流的加强和香港的回归祖国，三通（通商、通航、通邮）将得到实现，“三不”政策将被抛弃，某种形式的双方谈判有可能举行并就双方关系的若干问题达成协议，这些都将为两岸的统一打下坚实基础，并使台独势力的活动受到更大的限制（在统一未完成前台独危险始终存在）。朝鲜半岛在缓和总趋势下今后几年北南对话可能取得若干重要进展，军事对峙将会松动，双方交流增加，但朝鲜半岛有若干难以预测的因素，目前还难以预测实现统一的具体进程。

（5）亚太经济增长速度仍将居于世界前列，区域经济合作将逐步建立并获得发展。

日本经济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日本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将继续领先。亚洲“四小”由于劳动成本、币值和油价提高普遍面临困难，经济增长率下降，但仍将保持中速增长。马来西亚、泰国等经济已经起飞，至本世纪末有可能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队伍。印尼、菲律宾、越南经济也将有较大增长。中国在九十年代前半期完成经济调整和转轨后，沿海各省经济可能率先起飞，带动广大中西部地区，并使亚太经济发展获得新的活力。从总体上看，亚太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将继续提高。

加强亚太合作已成亚太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亚太地区自60年代起事实上已形成了几个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的国家（地区）之间相互赶超、良性循环的国际分工体系。1985年日元大幅度升值后，日本被迫改变从一般生活用品到高技术产品样样都由自己生产的One Set型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向海外转移劳动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并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而亚洲“四小”和东盟则因美国市场的相对缩小而不得不从日本市场找出路，同时也由于本国货币升值也不得不调整产业结构，并向东盟等区域投资和转移产业。这样就在客观上使本地区区域内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这是加强亚太合作的内部因素。世界经济集团化的趋势、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则是推动亚太经济合作的外部因素。加强亚太经济合作有益于本地区经济的发展，是有广阔的前途的。但由于亚太地区幅员辽阔，情况极为复杂，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又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制度，存在着许多历史的、经济的、地缘政治上的隔阂和差异，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合作不可能达到西欧共同体目前的水平、更遑论1992年以后的水平。在今后十多年里，较大的可能是亚太合作将采用多种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地进行。既有较为松散的全区域性的合作协调机构，如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PECC）、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PEC）；又有次区域性的较为实际的经济合作，如现已存在的东盟、南太平洋论坛、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正在发展中的中国三方（大陆、台湾、港澳）以及拟议中的“环日本海经济合作”（日本、中国、南朝鲜）、“黄海经济圈”（南朝鲜西海岸和中国的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东北亚经济圈”（日本、南朝鲜、苏联东部沿海地区、中国华北、东北沿海地区）……等等，更多的则是各种形式的双边合作。这三个层次的合作与协调将相互补充、促进，在实践中不断加以积累、发展。